

SHOCK

1976 7 28



公元1976年7月28日

3时42分53.8秒

如有四百枚广岛原子弹
在距地面十六公里的地壳中

猛然爆炸

强烈的摇撼中

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

顷刻间被夷为平地

.....

遇难：242769人

伤残：164851人

我们记录·我们追思·我们祭奠

唐山大地震

三十周年纪念版

钱钢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SHOCK



唐山大地震

三十周年纪念版

钱钢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山大地震/钱钢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5

ISBN 7-80170-385-5

I. 唐… II. 钱…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9959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宗 边
装帧设计 古 木
正文排版 创世禧图文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市 场 部 (010)66572157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印张 2 插页 25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21 世纪新版序

本书所记录的历史事实，时而被人淡忘，时而又被突然提起。被淡忘的日子，它本应被记忆；而被突然提起，却每每在不忍回首之时。

我们就是这样走出 20 世纪，走入 21 世纪。20 世纪是人类欲望和人类力量急剧膨胀的世纪；然而在世纪之交，忽然巨灾迭至。面对 21 世纪，恐惧和无望在蔓延。

仅仅数百年，人类像幼草突然拔地参天。我们曾经放大了自己的历史——地球生命史的最后数秒钟，而傲慢地忽略了地球数十亿岁的存在。可是刹那间，我们又把自己当作狂风里的一粒微尘，悲叹人的脆弱，命运无常。

尽管人类拥有了把自己灭绝数次的可怕力量，但永远不可能扭转乾坤。地球还是那个地球，它在呼吸，在行走。时而一声叹息，火山爆发，海啸降临。地球向人类裸露出许许多多的秘密，但秘而不宣，甚或成为死谜的则更多。

反躬自问，人类本身何尝不是如此？人类看似已经成为自己的主人，掌握（许多时候是操纵、摆布、践踏）自身的命运，但人类同样远远未能看清“我是谁”，同样无法真正左右自己。不明原因的疫症，有时骤然爆发；人类的精神，更不止一次发生强烈“地震”。

我们不是地球的主宰，也不是地球的奴婢。我们是天地所出，是地球的一部分，宇宙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的血肉，也包括我们的灵魂。一个完整的生命，有着不可侵扰的脉动，有着无可阻遏的气血流通。但侵扰和阻遏却每日都在发生。这也是生命的题中应有之

义——地球和人类都在沧海桑田的变动中演进。

走过历经巨变也历经劫难的数百年，21世纪，人类的心灵将发生深刻的演变。高歌“让世界充满爱”或者“我们共有一个家”，并不困难。只有直面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存冲突和数百年冲突留下的深长断裂，“爱”，才可能真实而有分量。

我们必须面对，面对人世间、地球上和宇宙中的一切：你愿意看到的和不愿看到的；你能够承受的和无法承受的。这实际上是“四目对视”：我们在面对自己。

我没有看清前面的一切。对无数的悖论，我没有答案。但我相信，答案埋藏在20世纪最惨烈灾害的废墟里面，埋藏在我曾经目睹、曾经记录的历史里面。

钱钢

2005年1月9日·香港大学

凝 神于北纬 40 度线的思考

——1986 年版代序

徐怀中

至今，只要一提到唐山，我立即就会想起十年前那个凄冷的“七·二八”清晨，来自唐山的地震波所引起的躁动和骚乱；而那个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七·二八”劫难日——它是怎样到来的，又是怎样逝去的？它究竟给我们这个星球留下了些什么？却始终是个“谜”。

作者钱钢要解开这个“谜”的创作冲动，我不知缘自何时，只记得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把第一学年的寒假、暑假，以及国庆节、新年和春节等几个假日，几乎全用在了对《唐山大地震》的采访和写作上。当时我对他说，春节还是要和家人一起过的。他说：“不，我要去唐山过节。”

在唐山地震十周年前夕，我看了他刚刚完成的手稿。迫不及待地一页页翻过去，我看到了那座在顷刻之间被毁灭了的城市，看到了那无数从废墟上挣扎起来而忘记自己衣不遮体的男女，也看到了掩埋在新的城市下面的 20 万长眠者。在这里，大自然的景观和人的心灵世界的景观叠加映照，宏观的泼墨和微观的工笔交融一体，畸形年代的畸形思维和严肃科学的严肃命题对立而统一，逼真地画出了一幅属于唐山也属于人类的“七·二八”劫难日“全息摄影”图。

有关唐山地震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文学作品，当年曾有一些，但由于种种原因，给予读者的多是那种“缩小了的灾难、放大了的人”的模式化文字。尊重人与事的本体的大型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可说是第一部，在距“七·二八”劫难日近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

尊重人与事的本体，应该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素质。作者在《唐山大地震》中，对猝然袭来的自然灾害，不缩小，不讳言，而极写其肆虐、其暴戾、其戕害；对劫难中的人的力量，不放大，不夸张，而以科学的严肃态度去展示人的抗争力和坚韧性。两者相互映衬，巨大的反差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濒死的拂晓”是极写灾难的华彩片段，内中有不少隽永的文字……而在那灾难的底色上，跃动着的是人——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人！“渴生者”们如此，“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盲人、犯人、精神病人，以及蓝眼睛、褐眼睛的国际友人如此，那幸存的三千孤儿和十多万救灾部队亦如此。的确，当我看到那一位“极美的石化了的姑娘”默默无语地“睡”去时，当我听到盲人的三弦在无边的废墟上重新拨响时，当我随着“最后的五位男子汉”爬出矿井复见久违15天的太阳时，我内心感受到了一股强力的冲击。我不否认，报告文学是一种主观色彩较强的文学样式，但若将过多的主观意识穿插其间，往往容易有悖于人与事的本体。在《唐山大地震》中，作家尽可能地避免了正面议论，而将主观意识溶化到对素材的筛选过程中，渗透于“冷静”的叙述文字里，更多地采用了白描这一传统手法，也采用了一些“口述实录体”形式，看上去平常，却标志了作者在艺术上的圆熟。

近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被评论家们誉为“全景”、“全方位”的大型作品日趋见多，其中确实不乏成功之作。《唐山大地震》借鉴了一些“全景”、“全方位”的结构方法，选取不少颇为精彩的“点”，搭置了一个适当的框架。当然，框架并不等于容量，生活中不是常能见到长了一副大骨架而精瘦单薄的人吗？要写出气势，写出魂魄，写出应有的内涵，还必须对题材本身作高层次的思考和理解。《唐山大地震》没有直扑“抗震救灾”这一既便当又讨“巧”的角度，而是从人与自然的宏观角度去俯视。写自然，则极写自然之博大广袤、神秘莫测，可知的不可知的，矛盾的而又统一的，凡属那片废墟上的自然景观悉数录于笔下；写人情世态，除了上文提及的人的素质之外，笔触所至，也开掘出了某些正常人的反常——如“抢劫风潮”中的恶，反常人的正常——如犯人请求抢险时的善，至于在“‘方舟’轶事”一节中展现的那个“大家庭”的组合与解体，“政治的1976”所透出的反常思维和心态，更足以让社会学家

和哲学家们去解释一阵子了；写人和自然的抗争与和谐，也时见高度的笔触辐射力，那发生在“饮恨者群像”中的科学争论自不待说，那有关“七·二八”这个“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的史料、外电报道，又向我们传递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而作者凝神于那条诡秘的北纬40度线的思考，围绕人和自然这个大主题所作的一番畅想，又为我们提出了多少新颖而有价值的问号啊！宏观的俯视，会产生大量的思想和艺术功效，《唐山大地震》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我记得钱钢说过，这个“结束语”最初的标题是“地问”，不知为什么舍弃了；我倒以为“地问”更见气势，即使以前有古人名篇《天问》，今人作一则“地问”又有何妨？

报告文学创作难免要依赖于采访，只是采访所得素材的有限和拮据，又常常使一些严肃的作家陷入苦恼。作者说他过去在接触某些题材时也曾有这种苦恼，但对于《唐山大地震》的创作，他却始终充满自信。原来，他在当年的唐山抗震救灾中有近三个月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没有这“近三个月”，也许他就不可能为我们勾画出唐山火车站前那些“脖子上挂着缝纫机头”、“腕上戴着两块手表”的孤儿，就不可能让我们听到那两只从动物园逃出的、在凤凰山上“石雕一般”的狼发出的“酷似人声的凄厉嚎叫”，就不可能有那些带着泪珠的、腾着雾气的、沾着血痕的真切而透明、鲜亮而生动的一个个细节，更不可能发出“我和我的唐山”那样深情的呼喊！极而言之，如果不是那位“未谙世事的青年”身上揣着厚厚一叠寻人纸条，执拗地跟随上海防疫队奔赴唐山，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

钱钢是把《唐山大地震》作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毕业作品来写的。这当然不只是一份考卷，而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心理学家……为我们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一部关于蒙受了不可抵御的灾难的人的真实记录，也留下了他的许多思考和疑问。作者在“我的结束语”中写道：“我在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大的。”

是的，人类毕竟是伟大的。

目录

1	21 世纪新版序
3	凝神于北纬 40 度线的思考 ——1986 年版代序 徐怀中
1	引言 我和我的唐山
7	第一章 蒙难日“七·二八”
8	3 时 42 分 53.8 秒……
11	大自然警告过
17	目击者言
23	濒死的拂晓
35	第二章 唐山——广岛
36	红色救护车
43	陡河！陡河！
46	开滦！开滦！
50	目标——唐山
54	剧痛中的城
60	天上地下
67	抢夺生命
71	第三章 渴生者
72	3 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
76	8 天：“小女孩”王子兰

79	13天：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
83	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
93	第四章 在另一世界里
94	宾馆
100	看守所
105	精神病院
111	盲人居住区
116	40次列车
123	第五章 非常的8月
124	罪恶能的释放
130	推开瘟疫
136	“方舟”轶事
142	政治的1976
151	第六章 孤儿们
152	3000：不幸的幸存者
156	我和我的小拖拉机手
162	张家五姐弟
167	第七章 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168	“饿死他们！” “疼死他们！” “枪毙他们！”

171	“七·二八”在国家地震局
176	备忘录（一）
184	备忘录（二）
194	历史记着他们
204	我的结束语
209	附录
210	纪念我的蒋叔叔
213	1996年修订版序
215	1996，我的唐山 ——1996年修订版后记
218	《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序
221	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 ——2003年9月21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
232	20世纪中外著名大地震简介

引言 我和我的唐山

无疑，唐山是属于我的。

如果说，十年前那个脚蹬翻毛皮鞋、肩背手压式喷雾器、身穿防疫队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惊世界的废墟上的23岁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生活已经把一片可歌可泣的土地交给了他，那么，今天当我再次奔赴唐山，并又一次挥别它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和我的唐山已经无法分开了。

不久前，我和朋友们在新华书店看见了一本《世界历史上的今天》。出于什么呢？我立刻把它取下书架，几乎是下意识地，随手翻到了那一页。

是的，那是一个注定要用黑色笔填写的日子——

7月28日

……

1794年 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和圣·朱斯特被处死

1914年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此开始

1937年 日本占领中国北平

1973年 法国在穆鲁罗瓦珊瑚礁进行第二次原子弹爆炸

1976年 中国唐山市发生大地震

我又看到了我的唐山。我的灾难深重的唐山。我的伤痕累累的唐山。我的在大毁灭中九死一生的唐山。唐山大地震，它理所当然地要和世界历史、人类发展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同被人类所铭记。

唐山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忌日。这些年，每当7月28日凌晨到来的时候，唐山街头就有一些人影在晃动。悄寂无声中，亮起的是一小簇一小簇暗红的火苗。火光里映出的是一双双怆然的眼睛——老年人的，中年人的；也映出了他们手中一张张点燃着的纸钱：

我儿×××收

爱女×××收

父母大人收

……

晨曦中，淡黄色的纸钱化作的烟，由絮絮缕缕渐渐融合成一片，如白色的雾，浮动在新建的高层建筑之间。纸灰在雾中飘浮着，它们是孩子眼中一只只神奇的黑色蝴蝶，飞得很高，又缓缓飘落，落在路旁草丛中，落在伫立街头的老太太的银色鬓角上。她们没有拍去它，她们的眼睛在痴痴地望着大地，不，是在望着地底下的那个世界；老人的嘴唇颤动着，在喃喃地诉说什么。

我曾不止一次走过那些飘飞过纸灰的街心。我理解，在唐山，“七·二八”地震的死难者们是没有坟场的；那些高楼下的十字路口，那些窄小的老巷，那些在地震后重新堆起的小山，甚至刚刚圈定的厂房新址，都是他们无碑的墓地。十年前，他们就是在这些地方，被房梁砸倒、被楼板压碎、被瓦砾和落土活活窒息的。十年后，废墟已不复存在，然而我认得出一切。我走着，从路边栽着拳头粗的小树的新修的干道，走向老树夹径的狭窄的老街。是一个无月的夜晚，我独自漫步在一条十年前曾去过的小路上，忽然发现，路灯下那一棵棵高大的老白杨，通体银白，闪着奇异的光。这些在大地震中，曾像浪中船桅一样剧烈摇荡过的老树，这些曾目睹过当年一幕幕惨状的老树，它们至今还在默默地、忠实地守护着什么呢？那一根根形状弯曲的枝条，使人想到它细密的根须。十年来，老树的根须一点一点地伸向死难者长眠着的大地深处，是在为地上和地下、生者与死者传递着什么音讯吗？

唐山大地震，是迄今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中国地震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的震撼》一书，向全人类公布了这一惨绝人寰的事实：

死亡：242769人

重伤：164851人

每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的心便会一阵阵发紧。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8.2级大地震的情景是极为可怖的，强震引起的次生灾害——大火几乎焚毁了半个东京，死亡计十万人。

1960年5月22日智利8.5级大地震，引起了横扫太平洋的海啸，巨浪直驱日本，将大渔船掀上陆地的房顶；这次地震的死亡者，总数近七千人。

还有1964年3月28日美国阿拉斯加8.4级大地震，冰崩、山崩、海

啸、泥喷，总共使 178 人丧生。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是举世震惊的东京大地震的 2.4 倍，智利大地震的 35 倍，阿拉斯加大地震的 1300 多倍！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字背后人的悲惨命运。人们尽可以用数十亿美元、数百亿美元来计算物质财产损失，可是又能用什么来计算人的损失呢？活生生的人是无价的。

太难了，要想忘掉那一切是太难了。

不久前我访问过一位唐山妇女。在她家，她给我端出水果和糖，出于礼貌，我请她也吃。她却连连摇手：“不，不！”她说，“大地震后，我就没吃过一点甜的东西……”她告诉我，她是在废墟中压了两天两夜之后被救出来的，出来后吃的第一样东西，是满满一瓶葡萄糖水。从此，一切甜的东西都会使她产生强烈的条件反射。苹果、橘子、元宵、年糕，甚至孩子的朱古力……这一切都会唤起她十年前在废墟里渴得几乎要发疯的感觉。“我不能沾甜的东西，我受不了！”十年了，苦涩的滋味一直没有离开过她，一直没有……

“经过地震的人，都像害过了一场病。”另一位妇女对我说，“我一到阴天，一到天黑，人就说说不出的难受。胸口堵得慌，透不过气来，只想喘，只想往外跑……”她不止一次这样跑到屋外，哪怕屋外飘着雪花，刮着寒风，任丈夫怎样劝也劝不回来。她害怕！她是压在废墟中三天后才得救的，她至今还牢牢地记着那囚禁了她三天的漆黑的地狱是什么样子。平时只要天气变暗，当时那恐怖绝望的感觉又会回来，令她窒息。十年了，是什么无形的东西还在残忍地折磨着这羸弱的女人呢？

你，一位中年教师，语调十分平静，平静之中又透着说不尽的酸楚：“那些伤心的事多少年不去想它了，忘了，都忘了。”真的忘了吗？当年，为了救出你的爱妻，你曾在废墟上扒了整整一天，是一场大火最终将你的希望断送。你告诉我，妻子是活活烧死在那片废墟中的，你当场晕了过去。怎能够忘记啊！那是一场可怕的火。采访中，曾有人捋起衣袖，指着臂膀上的疤痕对我说，大火烧化了亲人的尸体，这是滚烫的人油烫的痕迹……

还有你，老军人刘祐，我在你那冷清清的家里坐着，看着你竭力作出的轻松的笑，我真想哭。“地震前的那天晚上，我出差在天津，夜里十来点钟还跟家里通了电话，是小女儿接的，她问：‘爸爸，我要的凉鞋你买好了没？’我说：‘买好啦。’她又问：‘是银灰色的吗？’我说：‘是的！’

她问我好看不好看，还要我快快捎回去……”你说不下去，老泪顺着满脸的皱纹往下淌。十年了，你至今还珍藏着那双银灰色的小凉鞋，像是珍藏着女儿那颗爱美的活泼的心……

24万生灵仿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离去的。

1200人中有400人遇难的陆军二五五医院，是我这次去唐山的住处。医院有一个小灵堂，保存着部分遇难者的骨灰盒。当我走进那间点着昏黄小灯的屋子时，我的胸腔立刻被塞紧了。所有骨灰盒上的照片，那一双双眼睛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

一个扎小辫的女护士，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戴着一顶有檐帽，胸前还有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一切都带着那个年代的烙印，只有她那楚楚动人的笑容是超越时间的，以至于十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说她曾把什么照片送给自己的恋人，那一定就是这一张。

有一个戴鸭舌帽的极可爱的大眼睛男孩，我简直不忍心正视他。他的骨灰盒上，放着一个小小的花圈，挽带上写着：

韩冶安息。你的爸爸妈妈

旁边还有一个小花圈，上面是同样的字迹：

韩松安息。你的爸爸妈妈

他的弟弟，一个更小也更讨人喜欢的男孩。失去了这样一对可爱的孩子，我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母是在用什么来支撑自己的生命和感情。

失去的是太多了。在小灵堂里，我不仅看到了一行行泪写的字，而且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些可怜的父母们凄婉而不绝的呼唤。

在一个小女孩的骨灰盒上，有一包剥开锡纸的朱古力，朱古力都化了。可怜的孩子！也许生前她并没有尽情地吃过她所爱吃的东西，但一切都已不能再挽回。这就是大自然强加给人间的悲剧！

灵堂里还有一个特制的大骨灰盒，由一大三小四只骨灰盒组成。这真是一组特殊的图案，它出自一位父亲的手，象征着人间失去了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我无法想象，孩子们的父亲在亲手制作这只骨灰盒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孩子们都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去了，独独扔下孤寂的他；究竟是死去的人更不幸，还是活着的人更不幸呢？

灵堂外是一座小山。那是震后清理废墟时，用整个医院的断墙、残壁、碎砖、乱瓦堆成的。“山”上有石阶，有凉亭，有嬉戏的孩子——是那些未经过灾难的震后出生的孩子。石缝间，偶尔伸出一截截锈蚀的金属，那是十年前折弯、拧断了的水管、暖气管；站在它们旁边，我仿佛

置身于一片死寂的黑色的洋面上，倾听着极深极深的大地深处传来的种种属于人的微弱的信号。常常地，于寂静之中，我会突然听到自己的脚步又重新踏上昔日废墟上的声音，听到那些埋在地壳深处的24万活生生的灵魂的气息，他们诅咒、叫喊、哀求和呻吟；他们在生命被撕裂的那一刻，尚未来得及去思、去想、去躲、去避，就被活活地剥离开了那个光明的世界，成了这地心深处大自然牢狱的终生禁囚。我又想起了灵堂中那些无辜的天真的孩子，也许因为他们的存在，致使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痛苦地抽搐着。

这就是我的唐山。

十年前，当我——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从平静的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满尸体的废墟上时，我只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灾难”。尽管住在灾民的小棚子里，帮他们领救济衣、救济粮，排长长的队领一小桶水；尽管参加了护送数百名孤儿转移他乡……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像在一夜间长大了，却还没有理解生活的底蕴。而这次重回唐山，我忽然觉得，自己懂得些什么了……

是的，与那24万蒙难者相比，与唐山目前依然活着的人相比，我的确是来自另一世界的人。我仿佛第一次从灾难的角度观察我的民族、我的同胞、我的星球。这是残酷的，也是崭新的。如此惊人的灾变，如此惨重的浩劫，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悲伤，我已经不能用正常的规范来进行思维。那些美丽得令人伤心的东西，那些亲切得令人肠断的东西，那些坚硬得令人发抖的东西，那些弱小得令人渴望挺身而出的东西，一切属于人的品质都俱全了。

这就是我的唐山。

1985年的春节，我是在唐山度过的。除夕那天一早，我就听见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过午，那声音更响，及至薄暮，满城的爆竹声已密得听不出点儿来，整个天空都被映得通红！我看见高楼上、大路口，那些年轻人正一个接一个地点燃挂鞭和烟花：闪花雷、菊花雷、“银龙吐珠”、“五献花”……听不见轻松的笑声，只是不停地放，放。我觉得那震耳欲聋的炸响声中，包含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

十年前访问过的那位在废墟中压了13天的卢桂兰大妈，邀我去她家包饺子。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爱女的孤独老人，似乎把我当成了唯一的亲人，她一口一个“孩子”，喊得叫人心痛。我要走了。拿起提包，忽然感到那么沉。原来老人在里面塞了半包玉田小枣！

我提着沉甸甸的包，在唐山的街道上走着。满地是爆竹的碎纸，空

气中飘着火药的甜香。我的心沉甸甸的。

除夕的唐山，光明和黑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新建区灯火辉煌，而那些尚未推倒的“防震棚”里，只有暗暗的灯光。但那里有着真正的人间的气息，正如我这沉甸甸的包里装着的卢大妈那颗母亲的心。在文化路路口，我停住了脚步，我又看到了十年前看见过的那一株株老柳树。当年，树下是聚集尸体的地方。老柳树枝条仍然不动，仿佛在此起彼落的爆竹声中沉思着历史。我的眼睛发涩。人们对这些老柳树的理解，也许远不如它们对人的理解呵。

24万人无疑是一个悲哀的整体，它们在十年前带走了完整的活力、情感，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残缺感。一切似乎都逝去了，一切似乎又都遗留下来了。仿佛是不再痛苦的痛苦，仿佛是不再悲哀的悲哀。

正是这一切，促使我用笔写出我的唐山。我要给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不，不光是他们，还有人——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关于一场大毁灭的真实记录，留下关于天灾中的人的真实记录，留下尚未有定评的历史事实，也留下我的思考和疑问。

这就是我的心愿。